

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思

北 京 出 版 社

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思

北 京 出 版 社

1965年

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思

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4 10/16·字数：93,000

1964年6月第1版 1965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90,001—190,000册

统一书号：3071·184 定价：(5) 0.30元

前 言

一九六三年八月到十二月，《北京日报》組織了一次“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思”的思想討論，一九六四年三月，又发表了《做一个坚强的革命者》、《艰苦奋斗，其乐无穷》两篇社論，为这次討論作了总结。

这次討論的問題比較广泛，但是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乐趣？青年人应该要什么样的幸福和乐趣？（二）劳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造福，还是仅仅为了个人享福？（三）一个人的青年时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生活才算丰富多彩？

这些問題牵涉到人們思想的許多方面，引起了讀者很大的兴趣。許多青年讀者談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还用自己的經驗教訓来作說明。老一輩的人也参加了討論，他們語重心长，以自己的亲身体驗，教导青年应该怎样認識生活，以便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现在，我們將討論的主要文章选編成书，供青年讀者学习参考。全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到第三部分是按上述三个主要的討論方面来編排的。这里有讀者提出問題的来稿，有各方面讀者写的实际体会，有工农青年專門为这次討論座談的紀要，有老將軍的訪問記，也有着重从理論上进行分析的文章。第四部分是《北京日报》作为这次討論总结的两篇社論。

目 录

(一)

身在福中就应该享福 凤 英(1)

“思想回家”前后

..... 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工段青工 刘华明(2)

表的故事 北京电车公司有轨厂司机 陈国霖(10)

青年人怎样看待幸福?

..... 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二七”老工人 孙茂林(17)

我怎样找到了新的生活乐趣

..... 石景山钢铁公司设计处技术员 王志德(20)

老红军谈艰苦奋斗 诸有琼(27)

——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张令彬副部长

(二)

我主张“双丰收” 阿 廖(33)

我看“干活挣分”顶实在

..... 大兴县礼贤公社社员 王明义(35)

努力劳动为了什么? (37)

——北京电子管厂青年工人座谈会纪要

从“双丰收”中醒来...章 德(42)

真正的生活乐趣属于誰?

..... 北京人民机器厂工人 桂育鵬(45)

为誰拿出冲天的劲头?..... 丰台机务段工程师 张名远(52)

为什么一定要有革命理想? (58)

——北京第三棉紡織厂工人座谈会纪要

应该把心放在哪儿?

..... 石景山鋼鐵公司焦化厂洗煤車間配煤工人 薛庄尔(67)

农村青年应该奔什么? (74)

——朝阳区高碑店人民公社青年座谈会纪要

沒有集体利益就沒有个人利益楊春旭(82)

(三)

青年时期应该怎样度过?黃 天(89)

怎样理解生活的丰富多彩?晓 洲(90)

怎样才不致虛度年华

..... 北京合成纖維实驗工厂青年工人 楊秀珍(91)

在紅专道路上度过青春

..... 北京宣武医院神經外科医师 楊炯达(95)

青春和理想地安門百貨商場售貨員 馬鴻詞(98)

青年人要当仁不让

.....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三室主任 李善邦(102)

“趁热打铁”锻好钢	北京起重机器厂車工	李昌安(106)
练就一身硬功夫	北京某机械厂机械工程师	倪志福(111)
从练习生到工程师	北京电业管理局工程师	馬桂生(113)
怎样认识和对待业余活动?		金 乡(116)
教育青年的一个重要领域		
.....	共青团石景山钢铁公司委员会副書記	庞欽璧(120)
我们的生活处处丰富多彩		
.....	朝阳区双桥人民公社	杜英明(122)

(四)

做一个坚强的革命者		(124)
——“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思?”討論总结之一		
艰苦奋斗，其乐无穷		(133)
——“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思?”討論总结之二		

身在福中就应该享福

凤 英

前些天我們青年小組学习雷鋒，有一个問題爭論得挺熱鬧，这就是青年人应该怎样生活的問題。有不少同志认为应该像雷鋒那样，在工作上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也有的人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有这个条件，为什么不該把生活搞得舒服点？我是比較贊成后面这种意見的。本来嘛，革命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現在革命胜利了，青年人多在生活上打算打算，吃得好一点，穿得漂亮点，玩得痛快点，还不是合情合理的？

我們电車公司有的老师傅常爱說什么青年別身在福中不知福，应该艰苦朴素。这些話我不是不想，可总觉得跟自己的思想对不上。說心里話，我不是不知福。我爸爸是个三輪車工人，解放前我們家也挨过餓。我小的时候拣过煤核，拾过破烂，从小沒穿过一件新衣裳，渾身总是补釘擦补釘。我总想，現在已經不是旧社会了，为什么不該吃点穿点呢？我觉得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嘛，就应当过社会主义的日子。身在福中，为什么不該享福呢？

“思想回家”前后

石景山鋼鐵公司煉鋼廠白云石工段青工 刘 华 明

这些天，報紙上开展的“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思”的討論，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一位青年朋友在討論中說：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嘛，工作應該輕閑点，生活應該舒坦点。我看到这里，不觉暗暗吃了一惊：这多么像两年前我自己的想法啊！正是这种錯誤的想法曾經蒙住了我的眼睛，使我忘記了自己的过去，忘記了工人階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时期的重任，走上了歧途。两年以前，我在白云石工段有点名声。說起来让人臉紅，那会儿我出名，不是因为生产成績好，更不是因为风格高；而是因为我生产不好好干，还惹事生非，不像个工人的模样。那时候，一些不了解我的根底的老师傅，真把我当成个富羔子啦！其实我是个抱过瓢、要过飯的苦孩子。我变成这份模样是忘了本。党，挽救了我，使我这个“敗子”回了头，让我的思想回了“家”。我願意把我这一段經歷写出来，和一些跟我有同样思想的青年朋友共勉。

苦藤上結的瓜

我刘华明是一根苦藤藤上結的瓜。三四岁上，就跟爹娘逃荒；到了別人上学的年齡，我早背起兜兜挨門乞討了。

我爹原本是河北滄县的一个貧农，家里只有几亩薄沙地，十年九不收。三十年前，娘添我的头两年，在一个顆粒不收的荒年，爹带着全家逃奔到天津一个本家那里，帮着人家打烧餅、卖豆浆。为了勉强糊住一家人的嘴，爹娘真是豁出命地干。可是，就連这样的日子，我們也沒过上几年。日本侵略者占了天津之后，本家的小买卖也跟着垮了。那一年我才四岁，姐姐六岁。回老家吧，也是挨餓，爹一狠心，一条扁担挑起全份的家当，就带着我們往东北奔。哪是我們的家？不知道。爹娘只知知道無論如何不能餓死孩子，一心想投奔一个有活干、有飯吃的地方。一路上，爹打过短工，开过荒地，背过矿砂，可总是填不飽我們的肚子，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姐姐从小心灵，跟着街坊的話匣子学了几段唱。从天津出来不久，娘看着爹一个人实在养不活全家，只好領着姐姐到村头去卖唱，一家人就这样沿途要飯，走了一村又一村。我們挨到一个村子，就找个地儿让娘看着那副破挑子，爹进村找活，我跟姐姐去卖唱。娘哪里放心得下？不知道多少次，我和姐姐摸着黑往回走，老远就听見娘站在村头，喊着我們的名字。

党救活了我們一家人

一九四六年头上，我們一家人流落到京东，住了几个月，爹的活又散了。跟爹一块干活的一个穷哥們，看着我們一家人实在沒有活路了，劝我爹跟上他回老家开山坡地去。爹咬了咬牙領着我往山里走，娘带着姐姐往平谷那边奔，想找个財主家当使喚人。眼看我們这一家子就要失散了，突然晴了天，娘在平谷遇到了共产党、八路军！

記得，当爹抱着快病死了的我，在平谷北独乐河八路军被服厂里找到了娘的时候，被服厂的同志們围上来把我抱过去。这时候，多少年累死拚活也沒掉过一滴眼泪的爹，唰唰地淌下了泪水。沒有多久，爹就剃掉了鬍子，参加了部队。姐姐也跟部队当“小鬼”去了。我和娘在南独乐河村参加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斗争，分了房分了地，安起了一个家。

千言万語也說不尽我們一家人这些年的变化啊！姐姐在全国解放后被党送进了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現在她已經大学毕业，作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員；爹复員后回家参加了农业生产，現在是南独乐河人民公社的社員；我呢，高小毕业后干了几年农活，一九五八年来到石景山鋼鐵公司，成了这个現代化企业的工人。

走上歧途

党救活了我的命，又撫育我长大成人，我却走上了歧途。

事情首先坏在思想上。有些青年朋友总认为：現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了，为什么还要談过去？总談过去的苦又有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也这么想过。現在我才明白：一定要牢牢記住过去。忘記了过去、忘了本，我們就不会懂得珍惜現在，更不会懂得我們这一代青年人在今天担着什么責任。我就是从“忘本”开始走上岔道的。

全国解放后，我們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漸漸把过去受的苦忘光了。誰要是再提我們过去要飯的那一段，自己都觉得怪难看的。說起来我那时候的思想和凤英有相似的地方，我觉得現在是新社会了，天下的敌人都消灭了，已經风平浪靜，

剩下来就該我刘华明享清福了。有了这样的思想,我就不願意好好劳动,只和別人比吃、比玩,一心光想过舒坦日子。觉着要不这样,那叫不会生活。我十八岁参加了农业生产,心里总觉着庄稼活苦,一心想找一个掙錢多、穿得好、吃得好的輕省活干。正巧,一九五八年,石景山鋼鐵公司到我們村招工来了。我心里想:当工人,大概就是按电鈕开机器,活輕省,掙得多。再加上我过去在画报上见过炼鋼工人的大像片,一个个戴着安全帽、大眼鏡,特別神气。就这样,我抱着一脑袋幻想,爬上了石景山鋼鐵公司的大汽車。

进厂后,我被分配到大跃进中新建起来的炼鋼厂白云石工段,当上料工。这里的任务整天就是掄着大鉄鍬拌料、送料,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原来,这里比干庄稼活还累,每天一拉笛就得上班,进了車間,打砖的风鎚开动起来,馬不停蹄一干就是好几个钟头。有一陣子,我甚至想开小差,可是想想临来那天,我村的老支书千嘱咐万嘱咐,我觉得回去实在沒法見乡亲们。留下来又不甘心,想来想去想出来一个“絕招”,就是“泡”。我算計着,什么时候“泡”得干部們膩煩了,自然得給我調动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上班不好好干活。工作服坏了我白天不去換,等到上了夜班才找工长,明知換不成,我把东西一扔就“歇”了。車間干部跟我談話的次数都数不清了,但是我鉄着心来它个軟硬不吃,說:“你們想让我在白云石好好干?沒門!”

来到工厂,我在生产上不好好干,生活上的“打算”却很多。看見有的人讲究吃、讲究穿,我就眼热,写信給姐夫要来料子褲。下了班,我头戴小白帽,脚蹬白球鞋,外加一副大墨鏡,

斜着肩膀，吹着口琴，到处晃悠。

“你可不像受过苦的啊！”

一九六〇年初，正当我思想上的疙瘩解不开的时候，白云石工段开展了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天老工人蓝斌朋的讲话。蓝师傅十多岁时就在暗无天日的小煤窑里背煤。有一次，蓝师傅背上生了一个碗口大的疮，一背起煤筐压得疼痛难忍，他在井下爬一步歇一步地往前挨，迎头碰上了提着大棍子的工头。工头骂他偷懒，蓝师傅分辩了两句，工头说：“你揭起衣裳我看看。”接着，抡起棍子就朝着蓝师傅背上连气打来，脓、血顺着脊背往下淌，工头倒哈哈大笑，说：“他妈的，我给你除了根了，快下去给我干活去。”我听着听着眼前一片模糊，猛地想起爹来。这和我爹背矿砂的生活差不多啊。老师傅们一个个走上台去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我听着听着，心里就像乱麻一样，一时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散了会，我不由自主地追着蓝师傅，想跟他说什么，可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憋来憋去，才没头没脑地跟蓝师傅说：“我也受过苦！”蓝师傅瞧了我一眼，说：“你可不像受过苦的啊！”为什么说我不像受过苦的呢？蓝师傅走后，人们都散了，我一个人还站在那儿，心里叨念着这句话。

我开始觉得可能是我错了，心里整天堵得慌。正在这时候，我接到了姐姐的一封信。姐姐这几年一直在上海工作、学习，我们很少见面。可是，她关心我，家里去信多少也说了我的情况，她担心我变了。在这封信里，她一句又一句地提着我的

小名，要求我牢牢記住過去，立志做一個好樣的革命接班人。姐姐的話像鞭子一樣抽打在我的心上，童年時代的往事，像電影似的，一幕一幕從眼前掠過。那天晚上，我想得多極了，想了過去，也想了眼前。我又想起藍師傅的那句話。是啊，平時這些老師傅是跟我不一路。他們一個個干起活來，都是那麼不惜力，為了生產，為了集體事業，他們常常忘了個人。過去，我以為他們傻；現在，我明白了，原來他們熱愛新社會，是因為真正懂得了舊社會的苦。我呢？雖然也受過苦，可是並沒有真正去愛今天的新社會，去好好為它工作，難道我不是忘了本嗎？

又唱起“……雁兒往南飛”

姐姐不見我回信，放心不下。不久，她回到北京來探親，一下火車就先來到了石景山鋼鐵公司。她在廠里住下來，一邊輔導我們車間開展文娛活動，一邊細心地了解我在廠里的表現。臨了，她要求組織上允許我跟她回平谷去住幾天。我們回到家里，姐姐說：“咱們再到村里去給鄉親們唱幾段當年的戲吧！”我不得不承認：“我記不清調了。”姐姐語重心長地說：“你不應該忘，應該記一輩子！”

那天傍晚，鄉親們都聚到老支書家里來了，听姐姐唱，我給拉琴。老太太們議論着：“這是改子（姐姐的小名）回來了？可真認不得了。當年這孩子在這一帶賣唱，也就剛比炕沿高一點。”“圓頭（我的小名）那會兒只齊炕沿高！”……

“八月中秋雁兒往南飛……”

姐姐開口唱起來了，那調門、那嗓音還是和當年一樣。我不由得低下了頭，拉着琴的手也發顫了。我忽然覺得，站在大

伙面前的姐姐，一下子又变成当年那个瘦嶙嶙的小女孩，她手里拿着梆子，眼里噙着泪花，从这个門挨到那个門。我，好像也变成了过去那个齐炕沿高的小要飯的，大布兜子搭拉在腿腕子下边，怯生生地拉着姐姐的衣襟往前走。老財家的狗追着咬我們。

姐姐唱完了老調，又唱新社会的歌，《社会主义好》、《毛主席来到咱們农庄》，热情奔放。我心里酸甜苦辣咸，分不清是啥滋味。

晚上，回到我們家那几間土改时分的大瓦房里，娘儿几个的話怎么也說不完。姐姐一个劲地数落我，娘也不时地插上几句。娘說：“你倒先把从前的事忘了，可是你知道那些吸过咱們血的地主們都老实了嗎？前个时候地主还来数过我們的房椽子呢！”我猛地一惊：“什么？地主还来数我們的房椽子？”娘說：“这还有錯！只不过这些人的行动逃不过众人的耳目罢了。”我再也沉不住气了，狠狠地責备自己：刘华明啊，刘华明，你以为天下太平了，你觉着應該过舒坦日子了，階級敌人可恨不得让你再要飯呢！我猛醒过来，清楚地感觉到我还要保卫我們的社会主义社会！

再不想离开“白云石”

我回到工厂，急切地找到党支部書記刘瑞田同志，我又羞又愧。我說：“刘华明过去錯了，您說吧，我今天該怎么办？只要党說話，让我干什么，赴湯蹈火都可以。”刘瑞田同志听着我訴說，最后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走几步又坐下，使劲捏着手里的杯子，对我說：“华明，你說得好，說得对。咱們不應該光图享

福。咱們党鬧革命是为了让劳动人民过得幸福，为了这个目的，过去多少先烈洒热血、抛头颅，才换来了今天的社会主义。今天，咱們的生活和过去已經有了天地之別，但是我們沒有权利躺在这幸福上停滯不前。”現在我能体会老刘同志的意思了，我們應該接过革命的大旗，做一个革命者。老刘同志还說：“你以前总瞧不上咱們工段，其实我对它也不滿意。因为，眼前咱們工段的設備的确还比較落后。可是，好样的不是躲开这个崗位，而是要想办法改造它。”听了这話，我的心里更加亮堂了，我再也不想离开“白云石”了。党又一次从个人主义的死胡同里把我拉出来了。

两年过去了，我們白云石工段的生产面貌、劳动条件都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这变化不是等来的，是我們在党的领导下，自己爭来的。我們亲手建立了大料仓，安起了一台又一台的皮带运输机，我們拆掉了墙，安起了自造的除尘通风設備。我也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逐步成长。青年朋友們，你們听完我这一段經歷，能不觉得惊心嗎？朋友們，我們是在福中，也正在享福，可是我們永远不能忘了过去，不能忘了要繼續革命。讓我們繼續努力把自己鍛炼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階級战士，鍛炼成一个像样的革命接班人吧。

表 的 故 事

北京电车公司有軌厂司机 陈 国 霖

我今年五十岁，不算年輕了，可是也挺乐意看年輕人的这个思想討論。自从看了凤英的意見以后，我总想劝年輕人一句話：咱們可不能光看眼面前的好山水，就忘了自己的来路！也得回过头去，再瞧一瞧当初的脚印子。

如今凤英是穿上凉鞋了，迈一步一个皮鞋印。可是你要回过头去看一看，在这皮鞋印的后头，原是布鞋印。布鞋印的后头呢？又有破鞋印。破鞋印的后头，那可就是光着脚的印子了。看到这儿，还不成，你再細瞧一瞧，在这些光脚印的后头，还有咱們当初的一步一个血脚印哪！这就是咱們走出多远，都不应当忘的来路！

凤英也許要說了：“我沒忘！我不是不想！”对！她倒也提过这么几句：解放前挨过餓，小时候拣过破烂。可是，要依我說，忘沒忘，不是嘴皮子一动的事，得真正动心細想一想。

說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来。

头两年，我大女儿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在中学里当少先队的輔導員了。我們一家人合計着，想給她买只手表。买表的那天，我亲自到表店里仔仔細細挑了只一百多块钱的，还配了条不銹鋼的表帶。